



刘永佶 等著

劳动价值论 与社会主义

关于当前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对话



中国经
济出版社

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

——关于当前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对话

刘永信 等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 关于当前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对话 /
刘永佶等著 .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10

ISBN 7-5017-5339-3

I . 劳 ... II . 刘 ... III . 价值论 - 关系 - 社会主义 -
研究室 IV . F0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308 号

责任编辑: 李晓岚

电话: 010-68308640

封面设计: 谭雄军

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 ——关于当前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对话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7.875 印张 164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017-5339-3 / F · 4296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与晓嵐兄合作多年，她经常建议我写一本较通俗的理论书。我则因自己对理论的探讨还不彻底，不便通俗，未能如她所愿。去冬今夏，写作“中国经济矛盾论系列四书”之一、二，即《主义 方法 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和《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之后，晓嵐兄又提出这个要求，恰我给两名博士生张春敏和王玉玲开课，就约协助我指导博士生的教师王玉芬及两名毕业了的硕士生田水园和马淮，一起讨论《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录音整理后成为 14 个专题。

对话体写书，早在中国春秋及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记录与其弟子言论的《论语》和苏格拉底的对话集，就是以这种形流传下来的。后来，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也有不少著作是以对话体写的。它的一大好处，就是以对话形式，将比较深涩的道理，通俗、简明地表达出来，避免了学理式论述中许多因逻辑转折而对常识性知识的论证，更能切中主题，论说要点。

我们这本对话集，谈的是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也是经历大变革中的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由此也就涉及其他理论问题。有关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早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就已展开一次。对那次争论，我关注不多，看到几篇代表性文章，觉得无非马克思批判过的“要素论”等观点，借一些人之口，反过来批马克思。这些问题，在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一年级课堂讨论中，时常出现，没有必要作为“前沿”争来论去。因此，虽有说些话的冲动，但又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

不过，这次争论也使我深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到底应如何规定？在写作《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1992 年写完初稿，1995 年第二稿，1997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劳动价值是劳动解放的经济观。后来，又改为“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也就是说，当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谈或写到劳动价值论时，都是以此提法。

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是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长期探讨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是由某经济学家概括其所代表的阶级意识而形成的，以前人们只注意经济学说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这里，首先值得怀疑的，就是“客观”。在认识论中，“客”是对象，是与认识的主体相对应的。那么，对象如何自己认识自己或它的对立面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对象可以自己对自己认识，并能表达出来，还要认识的主体干什么？因此，作为对象的“客”是不能“观”的，不论认识自己，还是认识与其对立的主体，都不是由“客”来从事的，而是“主观”的过程。主观，在经济学上，就不仅包括对对象的认识，还包括对自己及所代表的阶级、人群经济意识的概括。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经济意识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对经济利益、经济矛盾的认识，虽然直接而初级，但都是经济研究的依据。经济学说的形成，就是在概括这初级经济意

识的基础上，经理性思维而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概念的过程。由概念构成的经济学说，贯注了阶级的阶级意识，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努力否认这一点，并将自己的学说说成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体现，但实际上，越是否认自己阶级性的人，其阶级性越强。人类的进步只能体现于文明主体的劳动者身上，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又都是被统治的阶级，明确代表劳动者阶级，就是体现人类的进步势力。而不能承认自己阶级性的人，并不是代表劳动者的，他们自以为是“知识精英”，因此，所代表的，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既然是“精英”，当然就是最先进的了。

我们不敢自视为“精英”，只能以普通脑力劳动者的身分，来考虑自己的利益，进而思考与我们利益相同的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并且认为，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知识精英”，如果把脱离劳动和劳动群众作为利益的话，虽然可以得到权贵者的一些恩赏，但他们仍未摆脱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不过是干着一种说或写与自己所处阶级利益相悖的活计罢了。

“经济学家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是我近年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假如我们陷入幻觉，以为承担着“客观”、公正地协调人世经济矛盾的职能，那么，起码我们不清楚什么是人类社会，什么是经济矛盾。作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脑力劳动者，他的生命和使命，就在于概括他所在的劳动者阶级的经济意识，同时分析非劳动的统治阶级的经济意识，由此而揭示现实的经济矛盾，探求劳动者摆脱阶级统治，提高素质技能并自由发展的途径。所谓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其根本就在于此。

劳动价值论作为劳动者的经济意识，是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而形成的，先由那些只有一小部分资产的劳动者的代表提出，意在反对封建剥削，后来当资本所有者已富到不必参加劳动者时，他们就放弃了劳动价值论，此论则被雇佣劳动者的代表所坚持，特别是马克思对此论进行改造和系统化，就成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可以说，没有系统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和制度。

马克思的学说只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部；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系统化，也只是劳动价值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我们说社会主义时，并不等于只是马克思学说，坚持劳动价值论也不等于固守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马克思有其时代的局限，也有其方法上的局限，这在他对劳动价值论的表述中不能不有所体现。

现在我们谈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是从现代劳动者的立场出发，是对现代劳动者经济意识的概括，思考的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此，当然要继承马克思有关的基本观点和一般原则。我们不是要“捍卫马克思”，而是要争取现代劳动者（包括我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马克思的时代局限已被历史突破，但马克思方法上的局限则必须以辩证法的精神来突破。这是内在的发展。我们试图从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的统一中，做一些尝试性探讨。

本书的讨论从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立论，涉及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本质，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力所有权，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劳动价值论与民主、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产业、国有企业、私有资产者、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全球化。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

和解答的，我们在这里一方面从劳动价值论对之做了论说，另一方面，又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探讨了劳动价值论应如何发展。由于是对话，因而主要谈的是观点，学理性论述并不系统。读者如有兴趣其学理体系，可参照我此前写的《主义 方法 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和《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

本书并不是讲堂录，虽然参与对话者大多是我的学生，但我们历来是以平等的身份来讨论问题的，这已成习惯，大家都适应。我的话可能多一些，这并不因为我是老师，而是因为我比他们先生了几年。我们基本上是正面谈自己的观点，对外界不同意见也会涉及一些，但都不提名道姓，因为我们不想与持异见者争论——当然，我们欢迎不同意见者对本书的批评。

刘永信

2001年9月16日

1 前 言

1	话题之一	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
22	话题之二	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本质
42	话题之三	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力所有权
55	话题之四	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
69	话题之五	劳动价值论与民主
84	话题之六	劳动价值论与公有制
97	话题之七	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
114	话题之八	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29	话题之九	劳动价值论与第三产业
148	话题之十	劳动价值论与国有企业
170	话题之十一	劳动价值论与现阶段私有资产者
183	话题之十二	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
196	话题之十三	劳动价值论与科学技术发展
219	话题之十四	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全球化
238	后 记	

1

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

提 要 劳动价值论作为劳动者利益的集中体现，不仅是劳动解放的经济宣言，同时也是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矛盾的系统论证。劳动创造价值，不仅是劳动者的社会作用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基础。劳动者对其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的占有，既是他们利益所在，也是劳动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大趋势。

劳动价值论作为劳动者的经济观，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演进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争取自身利益和解放的理论依据，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要求并巩固其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进而发挥主导作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技能的思想指导。只有在劳动者地位和素质技能的不断提高过程中，才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王玉芬(以下简称王): 目前,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很是热烈,出现了多种观点。我们这里将劳动价值论规定为劳动者的经济观。我们这样规定的根据是什么?

刘永信(以下简称刘): 劳动价值论作为劳动者利益的集中体现,不仅是劳动解放的经济宣言,同时也是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矛盾的系统论证。也就是说,劳动创造价值,不仅是劳动者的社会作用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基础。劳动者对其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的占有,既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也是劳动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大趋势。

劳动价值论作为劳动者的经济观是历史地形成的。早在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前,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中,就有将劳动与财富相统一的思想。《圣经》中,以人是有“原罪”为由,论说只有通过劳动,人才能取得生活资料。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已经把劳动作为占有财富的根据。这表明,基督教作为奴隶和下层平民意识的反映,曾强调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决定作用。在中国也很早就有将劳动与财富占有相联系的思想,比如《墨子》就反复论证这一层。这表明,在任何时代,劳动者在反映自己的利益时,总是把劳动作为财富的来源,以及财富占有和使用的根据。但劳动价值论作为一个理论,只是到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才形成。现在,我们坚持并发展劳动价值论,既是从现代劳动者的立场出发,概括他们的利益和意识,又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为劳动解放,也是人类的解放和人性升华提供理论依据。

王: 你这里谈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包含哪些内容?

刘：人的本质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比劳动更为丰富，其中不仅包含劳动这个核心要素，而且还包括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其他基本要素，如需要、交往、意识等。需要，是人的存在和基本条件，也是人从事劳动和其他活动的动因。需要，并不是单纯对物质的需求，它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力的体现，同时也包含着对于类的关系和感情、理智的交往的欲望。没有了需要，也就没有了人的生命。交往，是对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社会联系的一般性规定。交往作为最一般的社会关系，是由人的劳动和需要决定的。因为任何个人的劳动，都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满足其个人的需要。劳动从个体意义上说的单一性与需要的多面性，促使人们必须发生相互的联系。意识，是与人的劳动相生共长的，是受需要和交往的发展制约的。意识，包括人的意志、思维、语言等各个方面，它是劳动，也是需要和交往的必要条件。

人的本质作为一个概念，它本身是由若干个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之间有一个内在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劳动是其核心。

王：你说在劳动、需要、交往和意识中，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核心，为什么？

刘：劳动首先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性活动。正是在劳动中，人的类存在才得以体现，人的本质才得以反映，人才成为人，人的意识才由此产生，并成为劳动的一个必要因素，而在人的类生活中起作用。其次，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改造自然物的有目的、自觉的活动。第三，劳动在这四要素中是核心，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

体，其他三要素都是围绕劳动而起作用并相互联系的。劳动在以其他三要素为自己的条件和内在要素的同时，也受它们的制约，并成为它们各自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为全面地规定人的本质。

田水园(以下简称田)：我补充一点。现在谈劳动价值论，是说发扬劳动价值论，首先明确一点，我们站在什么立场谈劳动价值论。我们不能超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谈劳动价值论。现在谈劳动价值论的很多，形成一个新的理论热点。很多人谈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否定劳动价值论，我们发扬劳动价值论，首先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这一点必须明确，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话。劳动价值论应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应该是深化。不能把劳动价值论发展为资本价值论，甚至得出资本家养活工人的结论。

马克思正因为明确了劳动价值论这一点，才可以说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找到了历史的根据。历史上代表劳动者说话的思想家是有的，但是从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一种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来代替旧有的剥削制度或者阶级社会。这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中国有句古话，理直才能气壮，马克思正因为找到了这样一个理，说起话来才能气壮。我们谈劳动价值论，坚持劳动价值论，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应该把它作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一个意识形态，一个科学理论来弘扬和发展。我们的阶级立场不能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

刘： 洛克有一个比较好的论断，他那时的劳动者实际是小农，处于封建社会刚解体，资本主义社会刚起步阶段。他举例，比如一块荒地，在没开垦种植以前它没有价值。当一个农民，一个劳动者把它开垦出来以后，生产的粮食，它的价值就只能从劳动来说明。这里恰恰说明这个道理，即能把劳动价值论，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体现出来。但是当一个个体劳动者已经纳入社会，发生了社会关系，有了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以后，它立刻就转变了。这样，在整个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加进了许多社会因素，主要是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的所有权，劳动者要劳动、创造价值，必须经过这些所有者容许。实际上，一些人讲生产要素创造价值，是在强调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应当占有价值。对生产要素，洛克说得非常清楚，土地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是，有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特别是土地、资本所有权以后，你不给他一部分价值，他不可能把使用权让给你。而且，更重要的是主持生产的并不是劳动者，而是这些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所有者。这样，就造成了许多问题。

王玉玲（以下简称玉）： 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如果说在有利于人生的土地产品中，十分之九是劳动的结果，这不过是个极保守的计算。如果我们正确地把供我们使用的东西加以估计并计算有关它们的各项费用——哪些纯然是得自自然的，哪些是从劳动得来的——我们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的东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归之于劳动。”^①洛克是从自然法，一种比较朴素的观点，从人本身谈劳动。但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条件是制度化的社会，制度化

^① 洛克：《政府论》，第 2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的社会里劳动价值论如何坚持？我认为，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必然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应该从比较朴素的、比较原始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刘： 洛克说到劳动创造价值，从这个角度是朴素的，但他的观点又是基本的、一般的。现在实际上别说社会主义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的股票、银行，这些东西加进来以后使价值的创造非常复杂。而且，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都在创造价值过程中起了作用。他们不是直接劳动者，但他本身，又是总体劳动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在劳动过程中，在产品价值创造过程中起了哪些作用？这是比农民种地的劳动复杂得多的劳动，其价值创造也很难明显看出来。假设洛克讲的是一的话，现在遇到的问题就应该上千了，所以问题就复杂了。当说一的时候非常清楚，说二的时候相对清楚，等到说到百，说到千就复杂了。现代一些人说技术和管理，把它们脱离开劳动来看待，用这个办法从劳动中分离出几个要素来进行论证。实际上，技术和管理都是劳动的一部分，只有在劳动中的技术和管理才创造价值。与劳动相分离的技术和管理既不存在，更不能创造价值。

王： 洛克说到耕地和荒地，一块种了烟草或甜菜、小麦或大麦的地，和另一块同样大面积的荒地，前者的价值比后者的价值要高。我要问，现在城市的房地产，有一块位于市中心的荒地和郊区的良田，这之间的价值，开发房地产时肯定是市中心的贵。

王： 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洛克是比较耕地和荒地之间的不同，说明两者之间的不同，表现着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是从最简

单的意义上讲劳动创造价值。而房地产开发的用地问题是土地价格，土地价格是由地租决定的，这是土地资本化的表现。但是，必须明确一点，即使价格再高，土地本身也是没有价值。

张春敏(以下简称张)：现在一些自称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人，怎么坚持，不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把各种要素放到劳动里面，把不归劳动价值论的归到劳动价值论。反对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活着时都批判过。他们没有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一个体系，或者说劳动价值论更侧重于反映一种关系。没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剩余价值理论就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大多数人说劳动价值论不加分析，甚至连商品拜物教都不分析。他不分析价值，分析价值就分析出社会关系，一分析出社会关系就可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脆不分析了。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我手里有关这篇文章也有这个问题。刘老师提出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这是新提法，从这个提法来讲，就可以把劳动价值论的分析纳入一个理论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

王：有一个问题，我们常说劳动是财富的源泉，那么，财富和价值在这里是什么关系？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是不是同时意味着它也是财富的惟一源泉？

张：财富指的是使用价值。

王：马克思说：“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

成财富的物质内容。”^①

刘： 财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就是商品。

玉： 二者是等同的吗？我看到有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但不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劳动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同时伴随一个是创造，一个是转移的过程，财富有一部分被劳动者创造出来，有一部分是被机器转移出来的。

田： 价值肯定是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仅是劳动创造的，自然资源也是财富。

玉： 这个国家有石油、有煤算它的财富吗？

刘：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财富就是市场流通的商品。矿藏等自然资源，只有经过劳动的开采和加工，才能为人所用，也才有价值，可以交换，从而成为财富。

王： 地下的矿藏是财富，但没有经过劳动不是商品，而价值，必须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才有价值。

玉： 这好像与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只认为经过人的劳动的东西才算是财富，那你就不承认自然存在的物品本身是财富。

刘： 它不是财富，是资源。

玉： 你如果认为资源没有价值，那使用就是无偿的了。

^①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